

深圳新锐小说文库

主编 杨争光

# 月圆之夜

蔡东 / 著



海天出版社（中国·深圳）

深圳新锐小说文库

主编 杨争光

总策划 邓一光 尹昌龙

# 月圆之夜

蔡 东 / 著



海天出版社（中国·深圳）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月圆之夜 / 蔡东著. —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 
2016. 1

(深圳新锐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7-1512-7

I. ①月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80346号

## 月圆之夜

Yueyuanzhiye

出 品 人: 聂雄前  
书稿统筹: 于爱成  
责任编辑: 涂 俏 蒋鸿雁  
责任校对: 徐超先  
责任技编: 蔡梅琴 梁立新  
装帧设计: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

---

出版发行: 海天出版社

地 址: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(518033)

网 址: [www.htph.com.cn](http://www.htph.com.cn)

订购电话: 0755-83460293 ( 批发 ) 83460397 ( 邮购 )

排版制作: 深圳市思成致远创意文化有限公司 0755-82537697

印 刷: 深圳市顺帆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7.5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

定 价: 29.80 元

---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## 序 言

主编这套文库，是一种享受。

阅读十二位青年作家的作品，更是一种享受。

还有鼓舞。

边鼓边舞——兴奋！

十二位文学新锐，是从几十位符合条件的作家中推选出的，也许并不能代表深圳文学的高度，却能真切地感受到深圳文学滋养、生成的元气、生气、意气。有这三气在，新的高度是可以预见的——不仅是将来深圳文学的高度，也许还是将来中国文学的高度。

三十多年，能聚集如此整齐的文学集群——我实在不愿使用“新军”这个词，文学实在不是因为利益或信仰而生发的战争，文学群体也实在不是军事组织——也只有深圳能够。

我从来都认为，“文化沙漠”是对深圳的误判。面对这种误判，深圳以它包容开放的胸怀和着眼未来的视界，踏实、稳健地建设着自己的文化。来自五湖四海的深圳人，

携带着他们各自的文化之根，就地栽培。移民，遗民，夷民，互不嫌弃，互不抵牾，欣然接纳，不拒杂交——深圳就是这么任性！养性之后的任性。现在完全可以说，深圳不仅是个经济奇迹，也创造了文化培育、积累和健康生长的奇迹。

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，并处于文化最敏感、最精致的部位。深圳文学曾有过短暂的浮躁。浮躁是一种内在焦虑导致的精神和行为变形。很快，这种浮躁就成为浮云而升天，留下的是平稳的文学耕耘。而且，这种文学耕耘的主流是非职业的民间写作。本文库中的十二位小说新锐，都不是所谓的专业作家。仅凭这一点，不仅这十二位，整个深圳文学的生态，也可以是未来中国文学生态在当下的一个试水，或者说是一个示范也成。这就是深圳的见识。也是深圳的性格：有健康理性为根基的见识，就付诸行动，创造成果。

深圳有“打工文学”“青春文学”“网络文学”，但以为这就是深圳文学的标志，也是一种误判——对深圳文学的误判，正如“文化沙漠”说对深圳的误判一样。每一位作家都是打工者；许多作家都可能以“打工者”作为他们的文学形象。每一位作家都有或有过青春期；过了青春期的作家也可能叙写“青春”。在互联网时代，每一位作家都不可能或很难拒绝网络，“网络文学”作为一种瞬间现象，已经成为过去时。深圳文学将不在所谓的“打工文学”“青春文学”“网络文学”等等标签的框定里打转。

文学就是文学，不是别的。文学和“打工”“青春”“网络”遭遇，将是日常性的。深圳文学要的不是有形无义的标签，而是真正属于文学的品相。这品相既是深圳的，也是中国的、人类的。福克纳以一块“邮票大的地方”为文学地盘，写出了人类的精神境遇，以及充盈于胸的悲悯情怀。鲁迅以“未庄”为文学地盘，塑造出了可与堂吉诃德相媲美的人类精神形象。本丛书中的十二位作家，性格不同，文笔各异，却都有着不甘平庸的文学野心。他们守着深圳，一个现代与后现代并存、移民与遗民甚至夷民杂居、物质与精神厮杀、灵魂与肉体纠缠、解构与建构时刻都在发生的地盘上，文学野心能否成为文学现实，我不敢妄言，但深圳应该有着它足够的耐心，等待和期盼。

说得似乎高亢了点。那就降低调门，轻声说几句：由于先天性营养不足——比如，长期缺乏不断发展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后援与支持；比如，白话文写作至今也不足百年的实践，等等——从整体来说，中国的叙事文学，包括小说艺术的家底，并不丰厚。五千年中华文明固然伟大，但仅以此作为现代小说艺术的滋养，我以为是不够的，因为小说艺术要抵达的是整个人类。

鲁迅是清醒的：“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。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，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。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。我对于这腐朽有大欢喜，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……”以汲取营养论，鲁迅是母乳和狼奶通吃的。正因为清醒，还在中国现代文学起步的时候，他的心血书写，创造

了中国文学的高标。

精神荒芜，思想枯竭，是人的穷境，文学的死境。

在生命的关口，守住了人的底线，也就站在了人的高点。在文学的关口，守住了写作的底线，也就守住了文学的高地。

我愿以此与年轻的同道们共勉。

未了，还有几句说明：

本“文库”又称为“12+1”，即十二位文学新锐的作品，并一本文学批评专著。相信批评专著能对十二位青年作家作品——或许还有深圳文学，有精到的解析。

本“文库”由邓一光先生提议，他和尹昌龙先生任总策划，由我担任主编。具体的联络、协调及编务工作，是由工作室的几个年轻朋友做的。

本“文库”的作家年龄均在四十五岁以下（含四十五岁）。吴君、盛可以诸位应在此列，因事先议定的原则，未进入本文库，是一个遗憾。

本“文库”由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全额资助，海天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。

为深圳文学祝福。

杨争光

2015年6月26日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通天桥·····      | 001 |
| 昔年种柳·····     | 017 |
| 布衣之诗·····     | 036 |
| 无 岸·····      | 056 |
| 往 生·····      | 086 |
| 月圆之夜·····     | 113 |
| 毕业生·····      | 164 |
| 小 城·····      | 204 |
| 和曹植相处的日子····· | 227 |
| 窄 床·····      | 247 |
| 相关评价·····     | 263 |
| 后 记·····      | 267 |

## 通天桥

通天桥的北面，半年时间就长起来一座城。

呼延飞觉得，这些楼房是自己长起来的，跟小孩子一样，见风就蹿，又像成了精，随心变化。半年前，通天桥以北还是荒地，遍布着开白花的茅草。成片的楼房从打桩到封顶他都见证过，可每每想起来，还是觉得一切太魔幻。

通天桥横亘于河流之上，连接了此岸和对岸。

一入夜，桥南就被一双大手拎起来倒空了。桥北的高楼，星星点点地亮了，灯光和人影令凝固的建筑变得生动梦幻，像由许多个温暖柔黄的盒子堆叠起来，盒子里是童话般的小人国。小人儿们放松地掉落进各自的空间，吃干炒牛河，上网娱乐，赖着不愿睡去，害怕睡醒时那个劈头而来的工作日。

月悬中天，呼延飞的一天才刚刚开始。他在夜间急诊室工

作，为酒精中毒的倒霉蛋洗胃，给斗完毆的青工处理创口，看着车祸重伤、业已停止呼吸的人被满怀希望地抬上床，他耷拉着手，无能为力。

每天清晨，他会细致地清洗双手，接着走进更衣室时，他小心地用白大褂隔住自己的手去拧球锁，这个自爱的、富有仪式感的动作，是一种告别，告别那个血肉模糊的不高档的世界，来到晴朗而洁净的白天。

又一个美好的早晨来临了，呼延飞将逆着人群而行。他喜欢逆流而动的感觉，他是少数派，他的内心静谧坚定，他常常被那样的自己感动。

远处是碧青碧青的山，柔和的晨曦勾画出山体的轮廓，山路在云絮里蜿蜒盘旋若隐若现，那条路，仿佛是通往天上的。

他像往常一样经由通天桥步行回家，远远地，他看到桥中央似乎矗立着什么东西。长期缺少睡眠的人，眼神都不好，他并没怎么在意，直到身体确乎被硬物挡回，才发现自己并没看错。

才不过一个晚上！他后退了几步。通天桥中间竖起来一堵墙，墙把通天桥分成了两半。

他的家被隔绝在墙的另一面。

呼延飞孤零零地站在桥上，墙那边的人却越聚越多，赶着上班的人们渐渐躁动起来。爬过去？爬过去，爬过去吧。语气从疑问到商讨，再到相互鼓励和确认。终于，他看到一个男人跃上墙头，男人仔细看了看下面，一咬牙翻了过来。眼看这堵墙绝没有自动消失的可能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攀爬，女人也顾不上仪态，先把高跟鞋扔过来，再哎哟哎哟地往上爬。

一时间，墙头上全是支起的身子和张望的脑袋。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此刻也无暇深究，再晚就赶不上打指模了。好不容易寻了个空当，呼延飞两脚一蹬，朝着与人潮相反的方向翻了过去。

他醒来时，已是下午三点。初冬的阳光在木地板上洒下片片光斑，地板被阳光敷上一层釉，像某种包浆良好的浅色玉石。他站在窗前向外望，看到通天桥被一堵墙一劈两半。

傍晚时分，下班的人流在桥上汇聚，却被那堵墙挡住了去路，停滞不前。一天的工作令人疲惫而沮丧，人们要先经过一段助跑，才能借势跃上墙头。

晚上，呼延飞去诊所上班时，发现广场上除了跳健美操的妇女，还多了些忧愤的中年人，都在议论那堵墙。人们约莫猜到了墙的来历，有人宣称已向媒体爆料，明天就会成为全城热点。想到电视台和报纸的强势介入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，说，事情会解决的，很快就会解决了。

这一夜病号不多，呼延飞却觉得很难熬，那堵墙，分明横在了他心里。墙是一个生硬的象征，也是一种提醒，一种放大，无论他面对与否，界限始终都在，从未消失。

第二天清晨，他离开诊所走到通天桥上时，又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。

墙砌高了一大截，已非徒手攀援所能达到的高度。他听到墙对面传来嘈杂的声响，有人愤怒地要报警，有人提议“叠罗汉”，先过去再说。

过了片刻，没有人打报警电话，“叠罗汉”的妙计也未能实

施，因为找不到那个肯蹲在最下面的人。人们像突然聚合的一群乌鸦，高声说着些废话，还好有围观的群众提醒，去找梯子啊。

几位热心人士拿来几把长梯。众人先对可行性进行分析，又反复测试着梯子的牢固程度。一个半大孩子不耐烦了，仗着手脚灵活先翻了过来，他打了个呼哨扬长而去，陆续又有人爬上了梯子。

很快，上学和上班的高峰期到了，桥北的人流像涌进肚大口小的瓶子，憋在瓶口，动弹不得。梯子实在有限，排在后面的人越来越恐惧，开始往前挤。有人摔倒在地，有人从梯子上被拽下来，有人紧抠住桥栏杆怕被挤落，有人落地时崴了脚踝，还有小女孩爬上去不敢翻下来，闭起眼睛哭叫，场面混乱如逃难一般。

呼延飞看到一个背影熟悉的人从墙面上出溜下来，那人一回头，果然是老刘。他和老刘住在同一栋统建楼里。他走上前去问那边的情况，老刘拍打着衣服，说，乱套了，很多人等不及就绕道走了。

这天，呼延飞沿着通天河一直走，经过一片水洼，几条弯曲的土路，回到通天桥以北。在楼门口，他看到老刘的女人正挎着大包往外走，看来这个月末，她又要出去住旅馆了。

晚上的都市新闻以“通天桥的墙”为题做报道，可惜只有两分钟，远没有大家预想得那么重磅，也无义正辞严的谴责，透着避重就轻的轻佻感，还隐隐散发出一丝猎奇的令人不快的味道。

失落的人们重新聚集到广场上，有人愤慨地说，谁也没权力堵桥，这是国家的桥！这是所有水城人的桥！有人跃跃欲试地想去找对面的村委理论，还有人声称写好了上访信。众人越说越来

劲儿，越说越有信心，似乎在对付这类事情上很老练。现如今，曝光的方式多，说理的渠道也多，不愁推不倒那堵墙。人们情绪高涨如满拉之弦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足智多谋绝非小角色，轰轰烈烈做成一件大事的气息提前在人群中弥漫开来。

呼延飞听了一会儿也热血沸腾，恍惚间，他觉得只要大家齐发功，那堵墙就会应声崩塌，轰然倒地。如果不是上夜班，他也渴望参与进去，成为其中的一员。后来，有人提议推选一个主事人，人们商议半天，渐渐感到倦怠，气氛也凉了下来。

呼延飞经过一片水洼，沿着弯曲的土路，缓缓走入桥南的黑夜，一个结结实实的黑夜。

一到夜里，桥北亮如白昼人烟稠密，桥南却灰败下来，演了一天的大戏，在此刻落幕散场。自从桥北的楼小婴孩般疯长起来，对面铁家村的房屋就大多空置了。桥北的楼房白天看起来寡淡无趣毫无设计感，夜里就漂亮多了，灯光渐次亮起，像整块的水晶被一格一格地镂空。

凌晨两点，一对年轻父母抱着高烧癫痫的孩子跑进来，呼延飞给孩子打了退烧针，诚恳地建议他们转院。天快亮时，一个慌乱的男孩进来买了一盒紧急避孕药，呼延飞注意到，街角那里有个女孩在等待，她用双臂环抱住自己，原地转圈。

清晨，呼延飞去更衣室换衣服时，居然忘了用白大褂的下摆隔住洗净的手，他的手直接伸向球锁，门咔哒一声打开了，他这才意识到，保持多年的习惯竟毫无预兆地消失了。他的生活里，某种高贵的诗一般的气息正变得越来越稀薄。

他不知道那堵墙又会变出什么可怕的模样。

他本想绕路回去，可走着走着，又走到了通天桥上。墙那边的人明显少了，情势既已如此，大部分人乖觉识趣地早早起床，绕路而行。而少数决意越过障碍的人，也发现他们遇到更棘手的问题。

墙上面砌进了碎而尖的玻璃，闪着尖刀般刺目的光，视觉的不适迅速转换为肉体上真实的刺痛感，叫人心里一抽一抽的。呼延飞听到，对面有人咒骂两句，不情不愿地离开了。剩下的几个人，却犯上了轴劲儿，非要征服这面墙不可。他们低声商量着什么，随即四散而去。呼延飞等了一会儿，听到急促的脚步声近了，接着是梯子搭在墙上的声音。

一个莫西干发型的小伙子出现在墙头上，他冲下面喊，扔上来！很快他接住一块砖头，气冲冲地大力一扣，把碎玻璃砸平了，又来回抹削了几下。接着，他丢掉砖头，冲下面喊，扔上来！

是一副厨房常见的厚石棉手套，他戴上手套，扒住墙头，一骨碌翻过来。呼延飞数了数，前后一共过来五个人，都是青壮年男子。他们狠狠地踹墙，有一个几乎双足腾空地飞踹，嘴里嗷嗷叫。墙依然稳稳地站立着，像个沉默无言的生灵。男青年们闹够了，朝一家五金厂的方向走去。

呼延飞也回到家里。统建楼最安静的时段就是上午，正好趁机补觉。他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听到外面一阵喧嚷声。他拨开窗帘往下看，看到各色打着频闪灯的车在墙边停着，还有一辆钩机正远远地开过来。他兴奋起来，看样子要采取实质行动了。

他起身向外张望着，很快看到了接下来的一幕。对面铁家

村的数条小巷子里，同时有人在往外走。皆是一个中年妇女扶着一位老太太，老太太用双脚搓着地面，缓慢地行进到墙边，躺下了。

主事的妇女擎起喇叭，冲着对面喊话。

呼延飞只穿一件秋衣，探出身子往下看：老太太们间距合理地分布于墙下，看上去像一道道畦垄。

这等多寿的阿婆，每个村子里都有十几位。她们肉皮松垂，眼球像一颗晒干的豆子，嘴巴一张开，里面是空的。她们中午收看粤语残片，痴迷任剑辉和白雪仙，《帝女花》永远都看不腻。她们自然是无害的，甚至在阳气旺盛的外省年轻人眼里，她们是近乎卑下的存在。

此刻，无辜易碎的众阿婆，正躺在地上晒太阳，间或调整一下姿势。

呼延飞来到桥上，发现频闪灯已关掉，钩机也不见了踪影。一些人虚张声势地在墙边转悠，只是尽责地做做样子罢了。本地农民如纯金打造，命太值钱了，更何况还是各家各户的祖母，连风都要躲着她们吹。再说，这类事情说简单就简单，说复杂也复杂。桥南的农民楼，其出身和来历是可疑的，好在已贵为“历史遗留问题”，一成为历史，就好说了，就没人认真了。而桥北这片楼也是趁乱抢建，还带着热乎气呢，自己也不清白呢，是笔烂账糊涂账呢。谁都不干净，所谓是非对错，真是说不清道不明。这样一想，人们就释然了。

显然，双方的实力和意志均差距过大，不足以形成对决的态势。

好像有什么东西还没来得及绷紧就已泄劲，连僵持也算不上。这场面实在无聊，围观的妇孺不满地散去，那几辆车也低调地开走了。

呼延飞站在桥北，面前的这堵墙令他感到虚弱，令他自我虚构的生活失去了继续虚构的动力。墙像一只手，揭开了一片表面光滑的青石板，石板下面原来爬满了虫子。墙也刺破了他的幻觉，让他无比清醒地意识到，此刻，他身处小莞。他脚下的这片土地，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小莞。

晚上，呼延飞经过广场去上班时，发现昨晚零落的健美操队伍重振声势。气氛变得很微妙，显然，很多住客不愿再谈论此事，一见有人慷慨激昂地讲话，就嫌恶地撇撇嘴，很败兴的样子。也有人跟着附和几句，是挡公事儿的态度。

他看到老刘正抓着栏杆拉伸身体，他走到栏杆下，问，老兄，怎么打算的？老刘跳下来，说，随大流吧。他接着问，什么是大流？老刘答不上来，没头没脑地抱怨了一句，一水之隔，价钱差一倍，凭什么呢？就因为，他顿了一下，使劲儿跺脚，就因为下面这块地叫“小莞”？我就叫它水城不行吗？谁规定的它必须是“小莞”？我想不通。

这晚，呼延飞救治了一个被开水烫伤胳膊的小男孩，伤口上大小不一的潮红色水泡已经起来了，一问才知道是从桥北绕小路跑过来的。父亲喘着粗气，不停地埋怨那堵墙。送走父子俩后，他查了查网上关于那堵墙的帖子，已经少有人往上顶，沉降到了十页以后，好像已是20世纪的事件。

他始终没见到墙的主人，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似隐遁于无

形，又暗中宰制着天地万物。

他期待明天的到来，他想知道墙会变成什么模样，那堵墙好像自己会进化，他更想知道，五个男青年会不会继续翻越。

一交完班他就来到墙边，墙不负期望地有了新面貌，墙上面楔进一排铁枪花，铁枪花凶狠地往上戳着，威严，锋利。时间还早，他便在墙边坐下，静静地守候。也许是长期的夜班损伤了记忆力，他有些想不起来了，今早洗完手，有没有用白大褂隔着手去拧门锁？

他望见了远处的山，在奇异的光影效果下，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幻觉，那山路是通往天上的。

一股呛人的烟草味道从墙那边飘过来，接着，他听到一阵嬉笑声。蓦地，笑声停住了。

他站起身来，有些绝望地盯住墙头，半天都没有动静，或许，是全体败退了吧。

他只好往前走，准备绕个大圈子回家。他走走停停，不时地回头张望。走到几百米时，似乎看到墙头上冒出来一个人，并不真切。他赶紧掉转头往回跑，跑到桥上时，那人已经下来了。那人身上裹着厚厚的羽绒服，衣服一侧被铁枪花划破，稍微一动就羽绒乱飞，他爱惜地把羽绒往里塞了塞。呼延飞注意到，他的手也破了，正往外渗血。

男青年有些后怕地看着这堵墙，似乎在对自己刚才的行为做出评估。呼延飞关切地说，你的手破了，我，我是医生，我可以帮你看看。男青年茫然地摇摇头，走了。

呼延飞心里牵挂着那个男青年，睡到中午就再也睡不着了。